



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

双生

◎ 吴霜 著

《双生》中的科幻小说，像一幅幅飘荡在无垠太空中的精美的水墨画，融古时的委婉浪漫和科幻的神奇玄妙于一体，体验前所未有的科幻意境。

—— 刘慈欣推荐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

双 生

吴 霜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生：科幻小说故事集 / 吴霜著. —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17

(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·第一辑)

ISBN 978-7-5439-7456-2

I. ①双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9336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树 王倍倍
助理编辑：杨怡君
封面设计：李 涛
美术编辑：徐 利
封面题字：冯三民

丛书名：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

书 名：双 生

吴 霜 著

出版发行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：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：200040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×1194 1/32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262 000

版 次：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39-7456-2

定 价：26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- 宇宙尽头的餐馆 腊八粥 | 001
- 宇宙尽头的餐馆 太极芋泥 | 015
- 宇宙尽头的餐馆 忘川水 | 037
- 宇宙尽头的餐馆 云腿月饼 | 063
- 双生 | 083
- 捏脸师 | 101
- 小懂 | 129
-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| 159
- V先生 | 183
- 镜中镜 | 197
- 空气枕头 | 211
- 南山南 | 249
- 九尾 | 271
- 巴马微雨 | 275
- 天堂的阶梯 | 279
- 天元 | 333

腊八粥

在遥远的宇宙尽头，有一个餐馆，名字就叫“宇宙尽头的餐馆”。远远望去，像一个海螺在虚空中默默地旋转着。

餐馆有时大，有时小，屋里的装饰和窗外环境也常常变化。这里有一个时刻装满各种新鲜食材的冰箱、一个煎烤烹炸无所不能的料理柜、一个能控制小范围时间流逝的钟表、一个忧郁的机器人服务员马文。餐馆正中央，始终挂着一盏红灯笼。

经营餐馆的是一对父女，来自一个叫“地球”的行星上一个叫“中国”的地方。对照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，爸爸属于标准中青年男性地球人长相（甚至还有几分英俊），黑头发，身形瘦削，左手手腕有一道伤疤。他话不多，擅长地球料理，只要客人点得出，基本都能做。女儿小魔大概十一二岁的样子，也是黑头发，眼睛又圆又大。

距离餐馆最近的时空中转站是个小型货运站——一个主要连接地球的奇点货运站。当然，既然是奇点，就只有文明程度达到3A级以上，拥有把肉体上传到网络能力的文明生物才能到达这里。

客人不多，大多来自地球。此外，还有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火柴盒那么大的三体人、为了适应土星气态长成大气泡样子的泰坦人、甚至还有来自地球五万光年之外、在银河系的中心居住的银光闪闪的天元人……所以，在这个模糊了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餐馆，看到形形色色的智慧生物，挥舞着触角，吐着黏液，噼里啪啦地闪烁着能量场……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网络世界什么都有，但游荡久了，总觉得灵魂也空荡荡的。所以，总有几次，大家想穿上实体躯壳，实实在在地吃上一

碗饭，缅怀一下往日生活。

在这里吃饭，有一个规矩。你可以和老板聊一个故事——只要足够有趣，便能买单，老板还会亲自做一道特别的料理送你。你就可以一边吃，一边想象每时每刻，餐馆外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有无数文明盛极而衰，循环往复，如同万千星辰旋生旋灭。

腊八粥

不是熟客，如果没记错的话……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来。小魔想。

今天的餐馆装饰成中国冬夜的样子，有四五张原木小桌，客人两三个。料理台设在餐馆一角。红灯笼下方那桌有一男一女，女孩看起来是地球人，也许是第二代克隆人——双腿异常修长。男人应该来自金星，脑袋硕大，瞳仁是深深的紫色。

还有一个地球男人，独自坐在角落，脸色很苍白，木偶一样慢慢转着手中的酒盅。他面无表情，双鬓染白，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酒气。今天是中国腊八节，餐馆里准备了甜甜的腊八粥，香气四溢。男人却没有点。

小魔从未见过这样的一双眼睛——如同干涸的深井那样，里面空

空如也，让人想起昆虫死后的眼睛。

趁着客人不多，小魔把菜单塞到马文手里，眨了眨眼。

马文拿着菜单，望着窗外的飞雪，叹了一口气。眼睛开始闪烁代表忧郁的蓝光，嘴里还嘟囔着“都是几百年的死人了还来吃什么饭呀”之类的话，迈着短腿，慢吞吞地向金星客人那桌走去。

“爸，那个男人，应该有好故事吧。”小魔钻到角落的料理台，笑嘻嘻地说。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天赋，小魔总能在人群里一眼就认出最有故事的那个。

爸爸停下手中的活，盯着一堆盘子，默不作声。

他的神色有点异样。关怀、焦虑、厌恶，甚至还有一点恐惧？说不清。

良久。饭厅的嘈杂就像窗外细细的雪花，隐隐约约地飘过来。

“小魔，你知道‘神秘事务司’吧。”

“万法归宗、万物守恒”。小魔脱口而出。这家公司的口号——汉语版。神秘事务司——在许多时代、许多星球都赫赫有名。他们视各种星际法律如同无物，几乎能够提供一切匪夷所思的服务——前提是你的要求必须足够古怪有趣。但是你不能用钱“购买”，而只能“交换”。具体是什么，去过的人都讳莫如深。没有人知道这家公司的老板是谁——此人聪明绝顶，从未被时空警察捉到过。

“那个男人，叫阿尘。他在神秘事务司，换过一项服务。”

爸爸慢慢说起了阿尘的故事。

阿尘是个写小说的，20岁那年，凭借一本爱情小说，新人出道，一举成名。庆功晚宴充斥着文人间虚与委蛇的客套和醋风阵阵的逢迎，他如痴如醉，照单全收。不过，年少成名，未必是好事。那一晚，他遇到了自己的仰慕者——也是未来的妻子，小瓷。

小瓷出身书香世家，貌美体弱，却十分倔强，不顾家里反对，执意嫁给了清贫的阿尘。白天忙着家务，洗洗涮涮，两手泡得通红；晚上帮阿尘校对书稿，搜集资料，日复一日。

三年，比赛的光环早已褪去，阿尘却再没得到过缪斯女神的垂青。写作是种漫长艰辛的工作，如同黑夜中独自一人的长跑，触目所及只有三寸的光亮，情感大起大落、悲喜交织，如同雨雪加身，疲惫不堪。一次次书稿被拒后，阿尘渐渐发现了自己的许多缺陷：耐力太差、不够敏感、无法将优秀作品的优点融会贯通。这其中，有些确实存在，有些只是阿尘的自卑作祟。

他年少气盛，忍不了出版商的白眼，更无法面对自己的无能，就开始酗酒。那一瓶瓶的劣质酒，是小瓷日夜为家计操劳换来。

一年冬夜，腊八，白雪漫天。阿尘带着酒气推开家门，看到小瓷正对着自己暖暖地笑着。桌上摆着一锅杂粮粥，热气

袅袅。

“传说，腊八粥是老鼠偷了好多种粮食，藏在洞里，被穷人发现了，就煮成粥……”

突然间，阿尘觉得脑中嗡嗡作响，好似五雷轰顶。后来小瓷说了什么，全没听清。对她话里温柔缱绻、甘愿清贫、无怨无悔的意味，自然也无心领会。

他连夜冲出家门，去了“神秘事务司”。

小瓷在灯下独自坐了很久，泪水落到那锅腊八粥里，慢慢凉透。

阿尘想要地球上五个作家的五种能力——神秘事务司告诉他，宇宙能量是守恒的，能力无法“复制”，只能“剪切”。也许是仅存的一点歉疚和对扰乱自己宇宙历史线的恐惧，阿尘要求避开自己的宇宙，从其他五个不同的平行宇宙各偷一个。

这五个人，都是各自时代的文坛精英。

甲，戏剧大师。戏剧作品产量之多、质量之高，百年间几乎无人能敌。阿尘想要他对故事“结构控制”的能力。

乙，诗人。诗作优美恣肆，格律工整，有“诗仙”之称。阿尘想要他对“语言韵律”的敏感性。

丙，悬疑小说家、心理学家。巅峰时期的作品曾让许多人心脏病发。阿尘想要他脑中所有的人类心理学模板。

丁，科幻小说作家。作品奇谲诡异，在众多星系广为流传。

阿尘想要他的想象力。

戊，古典文学大师、佛学家。文思沉郁厚重，历史变迁、万物规律，在他笔下如同浮云。阿尘想要他“洞察”的灵性。

“阿尘是你的朋友吗？”小魔问。

爸爸诡秘地笑了笑。“他想偷的人里，有一个是另一个宇宙的我——不过，被那个我知道了，没偷成。”

小魔想问什么——终于还是没有开口。

与一般人不同，她的记忆是从五年前开始的。睁开眼的时候，自己正躺在一艘飞船里，和一个中年男人、一个大脑袋机器人一起逃往宇宙的尽头。再往前……记忆断层，终结在一片爆炸的闪光中。

后来她就认了这个男人做父亲。但他从来没有告诉小魔记忆断层之前的故事——他不想说的东西，就不会说。

“……有四种的话，也很厉害了啊！”

“宇宙的能量是守恒的。要得到，就要付出代价。”

神秘事务司先送来的，是甲的能力。

一夜间，他大脑仿佛被撕开，硬生生塞进一张烧红的铁丝网，头痛欲裂，嚎叫不止。被蒙在鼓里的小瓷被枕边人一声尖叫吓得几乎滚下床去。整整一夜，她披着单薄的睡袍，不停地用热毛巾拭着阿尘的额头和双手，看着他死死抓住床单，不愿

去医院，她只能守在床前。每当阿尘尖叫，小瓷也会猛地一哆嗦，她死死抓住阿尘的手，生怕他在挣扎间弄伤了自己。天色渐明，看着阿尘面如金纸，小瓷已经哭得没了眼泪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个男人要是撑不过去，自己恐怕也活不了了。

清晨醒来，阿尘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清晰无比。

卧室里，每件家具、每个抽屉、每件衣服、每双袜子都放在什么位置、什么大小、什么颜色、什么用处，突然变得清清楚楚。他望向窗外，一群邻居正在广场上散步、交谈。每一张面孔后面的名字、年龄、亲戚关系也变得异常清晰——要知道，昨天阿尘还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。

小瓷看到丈夫醒来，却神情诡异，喜忧参半间，连忙去试他额头的温度。阿尘不耐烦拨开她的手，一句话也懒得说，几下就将她推出了房间。

他急切地随手抄起一本书，从目录看起，阅读速度比以前快了几近五六倍。看完一遍，仅仅再扫一眼目录，书中所有的情节就如同枝桠一样从几条主干上慢慢长出来，每一处节点、每一处转折的作用都是那样明晰。阿尘闭上眼睛，几条不和谐的枝桠立刻在这棵大树上凸现出来，而他几乎下一秒就明白了应该怎样矫正这些枝桠、怎样修改这本书——这本饱受赞扬的畅销书。

每发现一处改变，阿尘就越发呼吸困难，难以自持。怀疑、

惊讶、狂喜的感情如同惊涛骇浪一波波冲击过来。他甚至来不及打开电脑，抓起一叠纸就写起来。

房门紧锁，他一周之内就写出了上百个漂亮的故事大纲。开场惊艳、过渡顺畅、高潮合理、弧线优美，个个堪称经典。他颤抖着抚摸这些文本，不时发出神经质的大笑。

然而，这一周内，阿尘仿佛患上某种强迫症。他把室内所有家具重新打乱排列了一遍，每个位置都用标尺精确测量；衣服要按照颜色厚度精确排列；为每个抽屉加上标签，任何东西都必须完美排列、一丝不苟。只要一个纸团、一个污点扰乱了房间的秩序，他就如百爪挠心，异常烦躁。

一周内，小瓷只好睡在客厅，做好一日三餐送进卧室。有一天，她轻手轻脚进来，想打扫一下房间，刚打开柜子，阿尘就勃然大怒，扇了她一个耳光。

一个月后，神秘事务司送来了乙的能力。阿尘开始变得对声音异常敏感，过耳不忘。风声、音乐、雷鸣、甚至狗叫——每个音节都似乎有了新的含义。那些书中的诗篇、散文、俳句、俚语，像有生命一般拉起手来，精灵一般舞动着。

他写出了又一个又一个精美的诗篇，却无法从诗歌的美妙韵律中得到片刻安宁，因为甲的“结构控制”力一直在暗处咆哮：秩序！秩序！！而乙的力量坚持文字的妙处就在灵动潇洒、难以言传。两位大师的精神力量分庭抗礼，如山呼海啸，谁也不愿

屈居下风。阿尘感到自己的肉体变成了一个精神斗兽场，日夜难以安眠，战栗不已。

丙的力量随之而来。那是怎样一个阴暗的角落，成千上万种面孔、成千上万种人格，成千上万种故事，成千上万种绝望。阿尘终于明白，为了写出那些阴暗诡异的灵魂，为了写出那些匪夷所思的情节，丙的心灵已经扭曲成怎样一片地狱。那些鲜血、眼泪、白骨、青坟，让阿尘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没有丙那样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几乎数次想要自杀。只有在烈酒中，在大脑麻木的片刻，苟延残喘，寻求一点安宁。

小瓷终日以泪洗面，不久就病倒了。她不明白，自己爱上的那个英俊、儒雅、体贴入微的男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判若两人。其实小瓷明白，历史上大部分作家的妻子都不怎么幸福，要忍受物质上的清贫，还要包容丈夫的敏感、多变，甚至滥情——嫁给他之前，她就明白。

只是，对多数女人来说，理智在爱情面前，从来没有胜算。

小瓷在床上躺着，虚弱地喘息。想到那个耳光，她闭上眼睛，一滴眼泪慢慢流进了头发里。

一天黄昏，阿尘被一个神秘声音吵醒。

你这个贼。

阿尘睁大了眼睛。自己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张男人的脸，

瘦削纤长，似笑非笑。

男人的影像不是出现在眼前，也不是投影在什么物体上，而是直接浮现在脑中，清晰又模糊。这种体验，难以解释。就好像有一只眼睛是健康的，另一只受了伤，再用双眼看世界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就会既清晰又模糊。

“偷我的想象力？就凭他们？”男人笑笑。

阿尘伸出手在眼前乱抓，抓住的却只有一片虚空。

“万法归宗、万物守恒。”男人用一种怜悯的眼神望着阿尘，渐渐模糊。

阿尘终于从宿醉中清醒，发现身上的呕吐物已经被小瓷清理干净，被子松软清香。夕阳照进来，似乎有一股清泉流入了心中。那是戊的能力。

人类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成长故事。这意味着，你今天费尽周折学会的一切道理，几千年前就有人写在了书上。

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

这样大费周章偷来的一切，有何意义。

看看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阿尘看见无数尘埃在夕阳的红光中舞动。

他仿佛看到了那四个平行宇宙的文学史在慢慢扭曲，蝴蝶效应带起一波波的时空涟漪，无数因果链分崩离析，又重新组合，无数人的命运随之改变。

他仿佛看到一个个时空中，出版商对甲江郎才尽的讽刺，读者对乙生硬语言的嘲弄，妻子对戊无力承担家计的吵闹，还有丙在黑夜中抽打自己痛苦不堪的哭号。

是自己，偷走了他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，却整日烂醉如泥，糟践到如此田地。

想到这里，阿尘感觉有些怪异。戊用智慧和理性的声音在心底质问：为什么你没有一丝歉意？为什么你的内心只有遗憾，没有自责带来的痛苦？为什么你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？

爱？阿尘恍恍惚惚地想着。爱是什么？

哦，是在神秘事务司里，自己把爱交换出去了。

爱是才一切事物中最重要。戊平静地说。用尽所有的写作技巧和智慧，你能看透这个世界，解释它，蔑视它，却依旧无法成为最优秀的文学大师。你要做的，是放下自我，融入世界，不对抗也不憎恨；用爱与敬畏来观察所有生物以及人类自身——这才是文学的终极奥义。

阿尘起身，推开饭厅的门。小瓷正坐在桌边，守着一锅热气腾腾的腊八粥。

阿尘僵硬地坐在她的对面，如同木偶一般。

“吃一点吧。”仿佛知道什么似的，她眼中流露一种出多日未见的光彩和宁静。

阿尘尝了一口，是咸的。他抬起头，看到小瓷苍白的面孔。

“阿尘，虽然我不知道，腊八那一晚，你去了哪里，才变了这么多，不过你做事，一定有你的道理吧。”

“我等了 you 一夜。那天的粥，和今天的一样，都是咸的。”

小瓷勉强笑了笑。

阿尘觉得，自己应该说些什么，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阿尘，我昨天偷偷翻了你的书稿……写得好。我可高兴了。”小瓷终于像是要哭的样子。她伸出手，慢慢地抓住阿尘。

“答应我，你要好好写下去。”

阿尘沉默了很久。

“为了你，我会好好写下去。”

小瓷慢慢地笑起来，眼里闪着新婚时候的甜蜜，却抹不去眼角的悲凉。夕阳正在她苍白的面孔，染上最后一抹绯红。

她的手真凉。阿尘想。

“小瓷……是不是……”小魔心里一沉。

爸爸慢慢操作着料理机。

“是，第二天，小瓷就去世了。我想，是因为她看到生命中的最后一点火光——阿尘对自己的爱情，已经不复存在。此后，阿尘一直独自生活在几种精神力量的交锋和折磨中。无论多么后悔，交换的商品始终无法退回。他断断续续写出了许多畅销书，得了许多奖。但他始终没有再结婚，没有搬家，也从来不翻看写过的作品。那些厚厚的

书都堆在书房的角落，落满了尘土。”

竟然还有一个科幻作家的身份。小魔皱着眉头看着爸爸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？还认识另一个宇宙的自己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？

料理柜“叮”地一响。是一碗八宝粥。

也许是雪夜的寒气，爸爸端着粥从身边走过去的时候，小魔觉得，空气里飘着一股淡淡的清凉的咸味儿。

餐馆的另一头，阿尘抬起头，望着老板纤长瘦削的面孔，睁大了眼睛。

他们俩正说着什么。

小魔急忙过去偷听的时候，却听到了最后“万法归宗、万物守恒”一句，不免有些丧气。

爸爸折身回了后厨，只剩下阿尘愣愣地坐在桌旁。

他的眼神随着爸爸的身影转了一会儿，又渐渐收回来。

良久，脸上竟慢慢露出一丝微笑，又有几分凄凉，仿佛在回味什么。

他面前，那一碗绛紫色的腊八粥里，有黑米、芸豆、红豆、花生、桂圆、红枣、莲子、核桃，煮得滑滑糯糯，像一家人那样挤在一起，散发着清凉的，淡淡的咸味儿。

阿尘就那么坐着，直到客人陆陆续续散去。八宝粥终于散尽了热气，凉了下來。